

□ 尚法斋

一对身为女佣的法国姐妹，杀害了女主人和她的女儿。但就是这样两个凶手，却对法国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很多人认为她们的谋杀不是犯罪，而是对阶级压迫的反抗。她们激发了很多文艺作品的诞生，甚至成为奥斯卡最佳影片《寄生虫》的灵感来源。

她们就是帕品姐妹。

血色清晨

1933年2月2日，法国勒芒市的天空被铅灰色云层笼罩，寒风裹挟着潮湿的雾气掠过圣艾尔伯街12号的铁艺雕花大门。

清晨7点，邮差像往常一样将信件塞进黄铜信箱，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在寂静的庭院中回荡，却未等来克里斯汀·帕品熟悉的应答。三个小时内，邮差三次折返，铜铃的震颤声逐渐变得尖锐刺耳，打破了宅邸表面的平静。

中午12点17分，拉·拉尼耶夫人的儿子莫里斯·勒巴隆因母亲未按时赴约，手持备用钥匙推开沉重的橡木门。腐腥味裹挟着铁锈气息扑面而来，他的皮鞋在大理石地面打滑——暗红色的血渍已凝结成块，蜿蜒如诡异的藤蔓，顺着楼梯扶手爬向二楼。当他颤抖着推开客厅雕花木门时，眼前的景象令这位35岁的银行职员瞬间瘫倒：母亲蜷缩在波斯地毯上，天鹅绒睡袍被鲜血浸透，面部遭受钝器重击，原本保养精致的面容已辨认不出五官轮廓；姐姐乔治特仰面躺在沙发旁，脖颈以不自然的角度扭曲，剪刀深深插入眼窝，水晶吊灯的光芒在血污上折射出冷冽的光斑。

警方抵达现场时，整个宅邸仿佛被定格在恐怖电影的某一帧。厨房餐桌上，四人份早餐保持着诡异的完整：涂着黄油的面包仍维持着切开的形状，银质餐刀斜倚在果酱碟旁，两杯咖啡表面结着灰褐色的薄膜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女仆们的工作围裙整齐挂在衣帽架上，熨烫平整的褶皱里还残留着薰衣草浆洗的香气，与弥漫全屋的血腥气形成强烈反差。

刑侦专家在浴室发现关键物证：直径30厘米的铜制洗面盆边缘布满凹陷，显微镜下可见毛发与皮肤组织；裁缝剪刀的刀刃处凝结着暗红血痂，在镁光灯下泛着冷光。

追捕行动在午后1点43分获得突破。铁路警察在勒芒火车站月台发现神色慌张的帕品姐妹：克里斯汀紧紧攥着两张前往巴黎的二等座车票，指节因过度用力泛白；莱娅的羊毛围巾下隐约露出褐色血渍，她的瞳孔不断扫视站台出口，仿佛惊弓之鸟。面对审讯，克里斯汀的声音像生锈的齿轮般沙哑：“我们砸了27下，一下比一下重……”说着，她突然露出扭曲的笑容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“那些居高临下的眼神，就该用剪刀剃出来。”

这番陈述被速记员一字不差地记录，次日登上法国各大报纸头版，标题《模范女仆的血色蜕变》刺痛了整个社会的神经。

从“完美仆人”到杀人凶手

帕品姐妹



资料照片

压抑与爆发

克里斯汀与莱娅的命运轨迹，早在踏入拉·拉尼耶宅邸前就已布满裂痕。她们出生于卢瓦尔河谷的矿工家庭，狭小的木屋里常年弥漫着煤烟与廉价劣酒的气味。

父亲阿尔弗雷德·帕品是个暴戾的铁路工人，醉酒后常将母亲玛丽·路易丝打得遍体鳞伤，年幼的克里斯汀不得不用瘦弱的身躯护住妹妹。

1922年冬夜，14岁的克里斯汀蜷缩在漏风的阁楼里，听着楼下母亲压抑的啜泣声，在日记里写下：“如果能变成墙上的影子，是不是就能逃离这里？”

1926年春天，18岁的克里斯汀通过家政中介踏入勒芒市的中产家庭。她很快掌握了上流社会的生存法则：擦拭银器时要顺着纹路打圈，熨烫衬衫需在领口处叠出完美的120度角，听到主人脚步声必须立刻低头让路。

三年后，16岁的莱娅辍学追随姐姐。在拉·拉尼耶夫人眼中，这对姐妹堪称“完美仆人”：清晨5点准时生火，将铜质门把手擦拭得能映出人影，甚至能精准记住主人对咖啡温度的要求——必须是华氏140度，误差不得超过2度。

然而，光鲜表象下是令人窒息

的生存困境。她们栖身于阁楼3平方米的储物间，霉斑在墙面上肆意蔓延，床垫下塞满雇主淘汰的旧衣物充当褥子。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6小时，克里斯汀的月收入仅够购买三公斤黑面包，莱娅的工资还要寄给病弱的母亲。

更残酷的是精神压迫：拉·拉尼耶夫人要求她们禁用洗手间，必须在厨房角落的搪瓷盆解决；禁止与外界通信，所有信件需经雇主检查；甚至规定姐妹俩交谈时必须保持三米距离。在莱娅的日记本里，泛黄的纸页上布满歪斜的字迹：“今天太太说我们身上有下水道的味道，可我们明明用了她剩下的香水。”

案发前三个月，莱娅因长期劳累患上严重妇科病，私处溃烂化脓却不敢求医。克里斯汀多次恳请雇主允许就医，换来的是拉·拉尼耶夫人的冷嘲：“下等人的身体就是这么脏。”

2月1日深夜，矛盾在供暖问题上彻底爆发。因煤炭储备不足，客厅暖气过早熄灭，乔治特女士将滚烫的咖啡泼在克里斯汀脸上，瓷杯碎裂的声响惊醒了整栋房子。监控记录显示，莱娅当时蜷缩在厨房角落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指缝间渗出的血珠滴落在地砖缝隙里。

这场持续17分钟的辱骂，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凌晨两点，当整栋房子陷入沉睡，克里斯汀握着从厨房拿来的铜盆，莱娅紧随其后。她们赤着脚，像两只无声的野猫般潜

入主人卧室。克里斯汀后来供述：“第一次砸下去时，听到头骨碎裂的声音，突然觉得浑身轻松。”姐妹俩分工明确，仿佛演练过无数次：克里斯汀负责击打头部，莱娅用剪刀毁掉她们的眼睛——这双曾居高临下打量她们的眼睛。

行凶后，她们平静地整理好房间，将染血的衣物叠进箱子，甚至细心擦拭了铜盆上的指纹，仿佛这只是一次日常清洁。

案件争议

帕品姐妹案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，在法国社会激起千层浪。《费加罗报》以《文明社会的耻辱》为题连发三篇社论，呼吁加强对家政人员的道德管控；《人道报》则发表长篇报道《被压迫者的觉醒》，将姐妹俩的行为解读为阶级矛盾的必然爆发。

巴黎街头的咖啡馆里，知识分子们激烈争论：这究竟是个人的道德沦丧，还是社会制度的集体罪行？超现实主义诗人布勒东在案件发生48小时内创作诗歌《血色黎明》，将姐妹俩比作“刺破阶级黑幕的匕首”；萨特在《存在与虚无》手稿中专门增设章节，探讨“极端环境下的自由选择”。

1933年6月，法庭上，控方律师身着笔挺的黑色长袍，将姐妹俩描绘成冷血恶魔：“她们用最残忍的手段剥夺生命，这种暴行不容任何借口！”而姐妹俩的辩护律师则呈上237份证词，包括邻居、前雇主、医生的证言，证明拉·拉尼耶夫人长期实施精神虐待，并展示莱娅的体检报告。当病理照片投影在法庭幕布上时，旁听席传来压抑的抽气声。

最终的判决充满争议：克里斯汀获终身监禁，莱娅因未成年被判10年，但法官特别批注“鉴于特殊社会背景，建议减刑”。

案件余波持续发酵，催生出深远的社会变革。1933年12月，法国议会通过《家政服务人员权益保障法》，首次规定工作时长上限为10小时/天，设立最低工资标准，并强制要求雇主提供独立住宿。巴黎街头出现“我们都是帕品姐妹”的涂鸦，成为工人运动的标志性口号。

更具文化意义的是，案件激发了大量文艺创作：让·热内以姐妹俩为原型创作戏剧《女仆》，通过主仆角色的身份倒置，探讨权力的荒诞本质；电影导演布列松拍摄《扒手》，延续对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；甚至在时尚界，克里斯汀作案时穿着的粗布围裙，意外成为某先锋设计师的灵感来源，推出“反抗美学”系列服装。

80年后，当法国国家档案馆公开帕品姐妹的全部卷宗，泛黄的纸页间仍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震颤。案件档案里，有克里斯汀工整的工资记录单、莱娅被退回的家书，还有警方绘制的凶案现场平面图。在勒芒市工人博物馆，互动展览通过全息投影重现1933年的血色清晨：参观者戴上VR眼镜，仿佛置身于弥漫着血腥气的客厅，能听见铜盆撞击头骨的闷响，看见莱娅颤抖的手举起剪刀。这个展览的最后一句话写着：“当沉默不再是美德，爆发或许是最后的呐喊。”帕品姐妹案早已超越普通凶杀的范畴，成为一面棱镜，折射出社会的隐秘裂痕，以及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光谱。